

第十五回 小羅浮舊約重諧

詩曰：

香奩不獨夜珠明，才子風流事事成。
人面桃花生死夢，草臺柳色苦甘情。
松蘿葉契心如一，雪月評章句共賡。
驅犢豈須尋塵尾，吹簫請聽鳳和鳴。

卻說錢生，以白雲峰不知去向，正在憂悶，忽聞報說，有一賈文華要見，忙欲出迎，只見文華已走進廳上，向著錢生連連揖謝。錢生道：「向日速於出京，不及候兄一面，以後杳無信息，鄙衷時為快快，不知賈兄幾時得釋？」文華道：「仰賴錢爺一言超豁，數日之後，幸即脫獄。及詣尊寓叩謝，不料錢爺已出京三日了。因有帳目未清，淹留半月，恰值聖上登基，裴孝廉已貶徙為軍，谷期生亦為仇家所殺。」錢生撫掌稱快，文華道：「仰託厚愛，無恩可答，今日特報一椿喜事，以贖賀遲之罪。」錢生笑道：「更有何喜，重煩遠報？」文華道：「聞得錢爺，向在東昌曾與白家又有婚姻之約，今如主人回生已久，錢爺為何置之度外？」錢生驚問道：「這件事，小弟從未告人，不識吾兄何以知之？」文華道：「僕自北京回來，偶從桃葉渡邊經過，與白翁邂逅相遇，彼此問了鄉貫，敘話移時，不覺契密，那白翁便談及錢爺訂姻一事，又說道：『小女幸已再生，只不知錢爺，為何一去又無消息？』便把書信一封，著某持奉。僕抵家之後，即刻造府，不意臺駕在京，因此特來相報。」便向袖中，將書取出，錢生接來拆開一看，不覺喜動顏色，原來是七言古體詩一首。詩曰：

憶昔相逢日暮陰，梅花靜掩繡戶深。
挑燈共坐一窗雪，身未許郎先許心。
伯勞飛燕兩分別，夜夜憑樓望明月。
瑤琴聲斷蟲網多，翠幕荃靡香頓歇。
未及邛山掩墓門，情通冥漠仍返魂。
重見落梧秋雨暮，斷雁淒風桃葉渡。
回生之事非渺茫，數行遙致胸中悵。
盟言歷歷郎自知，憐取相思又一度。

便留文華書房待飯，持詩以語小姐，小姐見詩亦歡喜道：「文藻燁然，誠香奩佳句也。既有此事，何不迎聘至家，以完姻好？妾決不效那妒婦之態，使君作負心人也。」既而道：「君讀詩，必知綠衣黃裏之語，此事雖不敢阻抑，然勿使妾有積薪之嘆為幸。」錢生笑道：「夫人乃蘋蘩之主，譬如軍中元帥，若白氏女，則偏裨小將，旦夕荷戈以受指麾耳。」小姐亦為解頤。錢生又稟知范公，范公驚訝道：「還魂之事，世所罕聞，有此奇異，極應聘納。」錢生乃辦具聘儀，即洩文華為媒，擇吉娶至。定情之夕細看豐姿，妖艷如故，是夜，就在白氏房中，小姐談笑自如，略無醋意。瑤枝向生細訴思念成疾，及幽魂夜會，以至回生始末，悲喜交集。因嘆道：「今夕之緣，實出天意，回思往事，恍若夢寐耳。」既而笑道：「昔日若從君命，今夜白綾帕上無以為質矣。」生急摟之就寢，交會之歡，綢繆徹旦，惟恨玉漏相催，金雞鳴速耳。

然生雖在極歡之際，每一感念友梅，不禁悲嘆，時會稽縣書吏、皂快等，到京迎接，已十餘日矣，錢生乃擇吉起程。先至祖居，辭別叔父，然後拜辭范公、小姐與老夫人，免不得酒淚而別。不則一日，到了蘇州，至家參拜太夫人，禮畢，崔子文、李若虛同來拜賀，錢生倒履出迎。子文一見，執手而笑道：「金榜掛名，洞房花燭，人間樂事，都被吾兄佔盡矣。」若虛道：「九畹不是凡人，當是玉皇香案吏，暫時謫下耳。」錢生道：「小弟學業未優，謬叨制錦，不知兩兄，何以教之？」子文道：「作令不難，只要愛民如子，不執一偏之見，以折獄則獄不冤；推不忍人之心，以用刑則刑不濫。」若虛道：「衙門吏役雖是作弊太多，然以吾兄聰敏絕倫，不患為人所欺，只患明察太過。」錢生謝道：「有辱大教，願書之座右，以當弦韋。」少頃，陸希雲亦至，錢生迎入坐定，忙命左右備上酒來，序坐而飲。子文道：「今日此會，不減昔年。海棠花下，可羨九畹兄出宰名都，希雲兄掄魁秋榜，只我兩人，黑貂裘敝，猶刺蘇秦之股，能無愧感？」錢生道：「梅山之言，既驗於弟，則吾兩兄，必在來科折桂矣。」四子各敘衷懷，直至薄暮而散。時寧馨年已三歲，生以太夫人命名，不忍改易，因即取名嗣馨。聞子文有女，亦年三歲，遂託若虛為媒，下了允定之禮。又差人至桃葉渡，迎接白翁夫婦，管守田房。自與家眷，刻日赴任。

原來秋煙姐雖然生子，做人謙卑謹厚，小姐既有樛木之賢，瑤枝亦秉塞淵之性，故忙則佐理中饋，暇則品題花月，情分相投，猶如嫡親姐妹一般，所以太夫人十分歡悅。方舟抵武陵，忽見陸希雲遣人趕至遞書，錢生接書開視，簡上寫道：日者，仁兄榮蒞，弟以賤事，偶往百花洲，不及歌驪駒為送，歉甚！歉甚！茲啟賈花梅媼，獲罪門下，雖決海波，流惡不盡。然細查首惡，實係心如。今媼坐獄數月，染病垂危，倘獲海涵，使媼苟全殘喘，則仁兄度量之宏，尤勝於文穆矣。異日弟躡山陰之屐，當造貴治。暫分半榻，以看河陽滿縣花也。臨楮神馳，餘不盡悉。

錢生看畢，即寫回書，並寫書送與府尊，令將梅三姐釋放。生既到任，自有縣中堂規，及參見上司，但不必細述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愍公子同了鄭心如，自在陶園奔返臨安之後，仍在本郡倚勢橫行，做那奸淫不法之事，總是鄭心如多方引誘。及蘇州府關文到杭，愍公子忙與心如商量，著人賄囑書吏，申文回復。又遣人至蘇，探聽消息。知是常不欺漏泄事機，遂與不欺絕交，不許上門。忽一日，要往會稽探望母舅，便與心如買舟渡江。原來愍公子的舅氏姓呂，號竹溪，越中望族也，不一日，到了母舅家裏，參見畢，呂竹溪欣然款留。一日，愍公子偶在門首閑立，忽見一年少婦人，身穿淡羅衫子，自溪畔浣紗而歸。那少婦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纖眉嫵兮，垂垂春柳。美目盼兮，灑灑秋波。玉質冰姿，不假淡妝濃抹；杏脣蓮臉，盡堪艷舞嬌歌。何必緱山聆鳳曲，恍從青鳥見嫦娥。

愍公子近前一看，便春心難遏。那婦人也嫣然一笑，屢以秋波回盼，慢慢的推扉進內。原來此婦孫氏女也。年方二二，年方五

吳，字君美，幼時也曾讀書，後來家事消乏，因在衙門中幫閑度日。其所居之房，正在呂宅門首。那一日浣紗暮歸，剛與愍公子相遇，引得愍公子心猿頓逸，意馬難拴。忙與心如言之，心如笑道：「此貧家婦，以餌啖之，易上鉤耳。」乃告以如此如此，愍公子大喜，自此不時往來窺視。

又一日，孫氏汲水進門，愍公子忙以白綾汗巾，裏銀一錠，投於孫氏足邊，孫氏但微微含笑。恰值君美徐步而歸，愍公子正在惶懼，只見孫氏輕舒玉腕，拾置袖中。又以告心如，心如喜道：「事可諧矣。」乃悄然置酒妓館，以邀君美，君美遲疑不赴。使人邀之至三，日中方至。自此，杯酒往還，相知漸密。

一日偶與心如閑話，心如道：「吾兄株守數椽，怎能發跡？不若尋些資本，出外經營。」君美嘆道：「薪水尚有不繼，若要資本，從何而得？」心如道：「小弟為兄籌之熟矣，雖有一策，只是不敢直陳。」君美欣然請教，心如道：「公子胡伯雅，揮金如土，平昔所愛，惟在嬌姿，若吾兄肯以一枝春色，暫借鸞栖，包在小弟身上，當以二百金相贈。」君美聽了，面色通紅，大怒而去。

過了數日，心如方與呂竹溪分韻做詩，溪邊閑步，只見君美含笑而來，心如再三謝罪，君美道：「那日承諭，足感厚愛，但不肖夫婦，俱是良家兒女，惟恐醜聲播揚，被人恥笑。」心如道：「只有爾知我知，外人怎得相聞？況胡公子自有嬌妻美妾，不過一遭兩次，便既歸去。既於尊閨無損，吾兄又白得一主大財。請自三思，小弟怎敢強勸？」君美甚以為然，猶恐其妻不允，歸以告之。孫氏笑道：「可否在君，何必問我？」君美又悄然以會心如，且言所許之物。心如乃與愍公子計議。愍公子驚喜欲狂，次早進見舅姪，話以他事，貸銀二百兩，以付心如。心如止以二十兩付君美道：「公子客中，不及措備，今早已遣人至杭矣，准在五日內，必當如數找足。但事在今晚為妙。」君美欣然領諾而去。

迨至日晡，惟恐在家不雅，別向妓館取樂，孫氏明妝秉燭，俟至更餘，俄聞輕輕嗽響，急忙啟戶迎迓，那愍公子見了孫氏，也不敘一句風月之言，也不致半點溫存之態，惟覺欲火如焚，近前摟抱。孫氏亦已春意滿懷，佯身相昵。是夜雲雨之歡，如魚得水，直至雞鳴而出。自此往來數夕，歡愛彌篤。心如極意趨奉，乃撰私情歌十首，俱以談諧之語，形容狎昵之情。其歌最為膾炙人口，選錄五絕於左。歌曰：

藤蘿村裏是儂家，日暮江頭獨浣沙。

莫把桃花輕擬妾，既言妾貌勝如花。

其二：

紫紫紅紅鬧艷塵，人生能遇幾回春。

少年不做私情事，只恐春風也笑人。

其三：

花開蛺蝶必雙飛，汀畔鴛鴦詎獨栖。

紅日半窗歡未足，共郎枕上聽鶯啼。

其四：

奴愛風流歡有情，佳期約定在三更。

忽聞窗外低低喚，不著紅裙啟戶迎。

其五：

夜深花影拂回廊，春色撩人思轉狂。

願得郎心圓似月，清光常照阿奴床。

愍公子雖昧文裏，幸得歌意淺露，諷詠終篇，也不覺撫掌稱妙。然終是公子性格，初時未得孫氏，愛之如覓珍寶，及數夕之後，便覺情致闌珊。那吳君美早晚需促，心如揣知愍公子已有歸歇之意，便笑道：「吾前日與兄相約，止云二數，未嘗許二百兩也。」君美失色道：「不肖雖極窮寒，豈肯以二十金，做此無恥之事？足下何乃侮弄如小兒耶？」心如亦發話道：「兄真妄人也。如今要娶一位與尊閨人物相似的，也只消二十金為聘，況乎僅僅數夕，便已獲此重貲。偏又得隴望蜀，何貪心之無厭也！」君美知為心如所賣，不覺大怒，拂袖而起，然只恨愍公子做此短行之事，而不知計皆出於心如也。則出門，遇著縣吏沈思梅邀去。

是夜，愍公子以明日歸吳，又持銀二兩，私贈孫氏，便與敘別。二人話至情濃之處，免不得重整風流。不期君美沉醉而歸，推門進內，不見孫氏，但聞房中笑聲啞啞，乃於門縫一張，只見其妻卸下亵衣，露出雙股與白藕相似，愍公子立而就之，正在雲深雨密之際。君美按不住怒從心起，忙向廚下取刀，飛趕進房，愍公子看見勢頭兇猛，用手一推，那君美的刀已墜地，便疾趨而出。君美一面狂喊「胡公子強奸」，一面奮力趕上，僅截其半裙，並落下朱履一只。時方初更，左右鄰居無不出門驚問，君美乘著酒興，把愍公子與孫氏如此云云說了幾遍，又大罵不已。孫氏又苦又羞，一時氣憤，便持刀向喉邊一割，登時命斷，正是：

未了陽臺雲雨情，俄驚霜刃血洗腥。

可憐少婦含羞死，不恨胡郎恨鄭生。

有頃，眾鄰散去，君美回身進內，只見孫氏鮮血淋漓，死在地上，這一驚，倒把酒都驚醒，疾忙報知地方，一面央人寫下狀詞，準備趕縣告狀。此時錢生到任數月，那一日早堂放告，只見頭一張狀詞就是強奸殺命事，又看首犯是胡伯雅，第二名是鄭心如，正所謂冤家相遇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即著四衙驗尸，又差八名皂快，朱書肉臂，立刻聽審，不多時，差人把一千人犯，陸續拘到。心如早已探知縣令是生，因為珠娘事，不好進見，誰料忽遭此變，心中懷著鬼胎。只有愍公子猶搖擺道：「他自殺死，與我何涉？況我是都御史之子，呂工部之甥，諒一會稽縣令，豈能奈何我哉？」

錢生喚原告審問，君美哭訴強奸致死，及半裙只履為證。又叫胡伯雅上來：「你卻怎麼說？」愍公子方欲辯剖，只見本縣鄉紳差人下書，一連四封，錢生概不啟視，拍案問道：「速速的從實說來！」愍公子也把前後事情，細述一遍，錢生大怒道：「一片胡說！不打不招！」乃令皂役，五板一換，重責三十。那愍公子自幼嬌養，怎能禁受刑法，打至二十，只得招認強奸是真。錢生便令畫供，接筆定招。

判曰：

審得孫氏之死，胡伯雅逼奸之所致也。雅以錢塘甲族，探視至縣，窺見吳君美之妻孫氏少艾，配起霸王之意。瞞氏浣紗暮歸，遂為調謔，而氏初無貪金慕貴之心，即時赤面唾罵。雅若稍知廉恥，當邀游以去矣。何乃恃勢橫行，又於某夜，突入歐房，用強凌逼。

致氏白壁為玷，撻刃而斃。值美外歸，登時叫破地鄰，又獲其半裾只履為證。夫雅以富貴之家，何患無蠻腰素口，邀楚岫之雨雲，舞袖歌喉，娛秦樓之風月者哉！而必垂誕於村姑荆婦，以取重關之罪？豈能見尤於人，洵乃自作之孽。吾不能不伸三尺之法，以雪孫氏之冤於泉下也。鄭心如雖係師教無方，姑以不知情免究。

錢生因愍公子有了小姐之事，故信為強奸，而不暇致詳，問成大辟，又料主謀必是心如，惟恐究出情由，一體問罪，因此拷打成招，竟把罪名獨坐在愍公子身上。亦是錢生不念舊惡，待師之厚情也。

審畢，方欲退堂，只見禮生稟說呂爺來拜。那呂爺是誰？即工部主事呂玄卿也，因以裴黨，削職在家，與呂竹溪為嫡堂弟兄，所居離城不遠。竹溪遣人馳報，隨即入城，在賓館相見畢，便以愍公子為懇，錢生道：「這是令甥自取罪殃，本縣只知公斷，豈敢徇私？」玄卿又固求不已，錢生微笑道：「若使魏東廠無恙，裴司馬鈞淪，則令甥可以出罪，本縣可以改筆了。」玄卿面赤而去。

且說鄭心如出得縣門，心下想道：「這件事若究起根由，我亦難免銜楊，誰想九畹略不追究，反為我脫卸干淨，這分明是厚我之意了。不若乘機進見，說明此事，豁免了愍公子的重罪，方不負胡老先生知遇一番。」主意已定，急忙寫了一個名帖，夾著禮生通報。只見禮生回說：「老爺不及相見，有一回帖在此。」心如展開一看，卻是一首詩詞。詩曰：

舌憑三寸是非生，十載文章枉得名。

附勢甘為吠堯犬，趨財好似慕羶蠅。

蘇州公子今何在，白下佳人質自馨。

頃在公庭饒責撲，於斯便是酬師情。

心如看罷，赧然有羞愧之意，嘆一口氣道：「既生瑜，何生亮。」只因心虛，悄然收拾囊資，也不與竹溪作別，竟自渡江回去，不題。

卻說錢生自將愍公子問罪之後，豪強斂跡，境內肅然，蒞政二年，真是一清如水，所以民稱三異，政聲藉藉。巡按考察，推生為兩浙清吏之首。忽一日，方出坐堂，有白雲庵尼姑具呈，是為雨花庵侵奪田界。錢生看了呈詞，陡然想起梅山老人曾說「雨花庵裏」、「桃葉渡邊」，那桃葉渡果已應在白氏夫人，只不知雨花庵或得與友梅相遇乎？正在躊躇，忽喧傳報進，行取上京。錢生即忙回衙，報知太夫人，及小姐、瑤枝。於是擇日先發家眷起程，隨後交納印綬，離城十里之外，換了方巾便服，只帶紫蕭、錢吉跟隨，沿路問至雨花庵，約行三十餘里，方聞鐘聲隱隱。正是：

蘭若知何處，小溪路欲迷。

板橋蘿半縛，石凳草初齊。

松老侵衣馥，猿多枝樹啼。

遙聞鐘聲響，還在竹林西。

不多時，到了庵前，冉冉綠蔭，但聞禽聲啾啾，推扉緩步而入，真所謂「竹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」。延佇久之，有一美尼出見，號喚去凡，見生美雅風流，含笑問道：「敢問相公尊姓名表？仙鄉何處？有何貴干，光臨敝刹？」錢生答道：「小生姓錢，姑蘇人也，偶因游學至此，聞說上刹清幽，特來隨喜。」那去凡口中敘話，雙眼不住盼生。

少頃，又一老尼無非出會，姿容清潔，年奇四十餘，乃去凡之師也。三人閑敘良久，錢生問道：「不知寶刹如仙姑者共有幾位？」去凡道：「敝庵只有師弟兩人，此外惟一老頭陀耳。」錢生細細查問，並無友梅消息。因日暮程遙，不及下船，無非亦款留懇切，是夜獨宿禪房。以友梅無從訪覓，意極耿耿。

即而月照高梧，方倚窗寂坐，只見去凡手攜麈尾，悄然而至，笑謂生道：「幽齋良夜，願共清談，以消此半窗明月何如？」錢生欣然道：「幸甚。」去凡道：「人謂天上神仙，不作塵凡之想，而何以雙娛月帳、贅劉阮於天臺；三降星駟，訪孝廉於少室？」錢生道：「此亦夙緣未斷耳。」去凡道：「近閱樂府，有玉簪傳奇，所載潘生私會妙常，豈空門中果有此風流之事乎？」錢生低首不答，去凡乃以小箋出示道：「有一偈語，敢求相公指教。」錢生手接觀看。偈曰：

出家如雪藕，藕斷絲猶在。

既云色是空，如何受色戒。

錢生看畢，知其意念著邪，戲改舊詩答之。

詩曰：

雲雨高唐此地非，好持半偈悟禪機。

予心已似沾泥絮，豈逐春風到處飛。

去凡看詩，知生秉正不回，悵然而退。

次日早起，偶往殿後閑步，行盡曲廊，向東竹扉靜掩，上有額曰「小羅浮」，扉左壁上題詩一首，其外則有古梅數株。錢生疑是詠梅之作，近前細看。詩曰：

春風處處黃鳥啼，桃花李花爭芳菲。

看於終篇，愕然驚異道：「此詩乃我昔年題於梅花樓上的，卻是何人錄在此處？」因此詰問無非，無非道：「既是相公佳作，還要請問大名，並乞示以令先尊官諱。」錢生道：「小生諱蘭，賤字九畹，年方二十二歲，先君諱某，官至開府，」無非大喜道：「原來果是九畹相公，可憐尊夫人凝盼久矣！」錢生急問道：「可是趙友梅否？」無非道：「然，然，然！」遂急叩扉，內有雙鬟應聲出問，無非道：「火速報知，蘇州的錢相公來了！」話聲未絕，只見友梅花鈿不整，常服素妝，迅步而出，抱生大哭道：「錢郎！錢郎！莫非夢中相會耶？」正是：

只道天涯遠，相思兩處深。

寧知三載苦，惟隔會稽城。

要知友梅怎得避跡空門，以與九畹相會，且聽下回解說。

